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八十回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八十回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1003942

10位ISBN编号：751100394X

出版时间：2010-10

出版时间：海豚出版社

作者：熊式一

页数：15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前言

俞晓群、陆灏和我，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“三结义”。
那时，我刚要“退居二线”，但是贼心不死，还想做事。
更主要的，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，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。
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，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。
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！
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：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。
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，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“三结义”了。
完全没有想到，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。
我们的“三结义”居然越搞越热火。
没有多少年，做出来的东西，无论质与量，都让我惊喜不已。
举例来说，先是《万象》杂志；接着是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，几百本；后面来一个《书趣文丛》，六十来本……这些成绩，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。
自然，这些书的问世，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，恕我不一一列举了。
那时“三结义”的“桃园”在沈阳的“辽教”。
以后时过境迁，我们的刘备——俞晓群——迁出沈阳，于是，现在再次“三结义”，改在北京的“海豚”了。
出版社而名“海豚”，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
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——“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海太深了。
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，可是天太高了……”“‘天使，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…’海豚痛苦地低鸣。
”现在，解决海豚痛苦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——陆灏。
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，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，以宏文，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——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。
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，乐见俞晓群、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，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。
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“三结义”中的一员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。
我今年七十九岁，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，话话前尘。
以后，可能连这也不行了。
但是无碍，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，还是相信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俞、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。
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，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！

内容概要

本书主体《八十回忆》含《代沟与人瑞》、《初习英文》、《出国镀金去，写》、《谈谈萧伯纳》四篇，最初分别载于1986年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《香港文学》第19、20、21、22期。
内容基本涵盖了作者一生的主要经历，包括儿时经历、交往的朋友、怎么学习英文、如何出国留学，以及用英文翻译改编中国传统戏剧《王宝川》的经历，包括与英国戏剧界和汉学家的交往等等。
除此之外，本书还收录了“外编”三则，分别是：《中文版序》、《中文版序跋》、《前言》。
这三部作品分别是他创作的小说、剧本和翻译的剧本。
《天桥》最初是英文写作的小说，在英国美国出版，又陆续有法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、瑞典文、捷克文、荷兰文等在各国问世，后由作者本人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；《大学教授》是作者1939年用英文创作，以中国近代历史为背景的话剧，在英国戏剧节上演，1989年在台湾出版其中文版。
《难母难女》是作者非常敬仰的英国剧作家巴蕾的作品，二次世界大战前作者译成《巴蕾戏剧全集》因故未发表，1985年应《香港文学》杂志之邀，将其中《难母难女》中文译稿交之连载于《香港文学》上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书籍目录

八十回忆 代沟与人瑞 初习英文 出国镀金去，写《王宝川》 谈谈萧伯纳外编 《天桥》中文版序 《大学教授》中文版序跋 《难母难女》前言

章节摘录

一九五〇年萧伯纳九十大庆，当时文艺各界的朋友二十七人，各人写一篇文章，合出一本纪念他九十大寿的文集。
我适恭逢其盛，也滥竽充数的凑上了一篇，聊附骥尾。
我大意说：当年我到英国去的时候，私心中最大的愿望是见三个人：一个是高斯华绥（JohnGalsworthy），一个是巴蕾，还有一个就是萧伯纳。
高斯华绥在我到英一个月之内便去世了；那时正值巴蕾卧病在一家私人疗养院中，不能见我；萧伯纳不久以前已经启程到中国去了，假如他到中国去为的是看我，因此相左，那我就一点也不感觉失望，反而会更加自满，可惜他回英和我见面时，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：他到中国去看的最重要的目标是“万里长城”！
有一次，我偶然对一位朋友说，萧伯纳到中国去不是看任何人，而是看万里长城，中国有好几万万人，难道就没有一两个人值得他去看的吗？
我心中难免有一点气愤。
这位朋友善意安慰我说：这可以表示我既然来了伦敦，不在中国，便也无人值得他老先生一顾！
假如这句话不是开开玩笑的应酬话，只要一星星的真实性，我都应该高兴万分了！
可惜这纯是开玩笑！
不久之后，我就听见国内的朋友们大吹大说：他们和萧伯纳大打其交道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妙语如珠！
可是我亲自问问萧伯纳，他对于某某大作家，某某名教授印象如何？
他惨然的摇摇头，还说，他一个都记不起了！
他说，其中只有一位仁兄对他的印象最深，此君彬彬有礼，礼貌极其周到，送了他一本书：这是他本人一本所译萧伯纳的双文对照盗印本。
萧伯纳对于这位老兄恬不知耻的印象极深极深！
萧夫人那时在旁边听见了——她总是不离开他左右的。
她马上插口道，那不是在中国，那位先生是一位日本人。
她可肯定中国不会有这样无耻之徒。
另外可有一位老先生，萧伯纳应该记得他的。
他们会面之事，虽非萧伯纳亲口告诉我，其真实性却可靠。
在香港的盛大宴会中，有人向萧介绍一位大教育家。
萧一面和他热烈的握手，一面亲切的替他祷告道：“愿上帝保佑你，帮助你！”这一桩趣闻，传闻极广，有很多朋友，都详详细细的向我报道，大约中国教育界的圈子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可是萧伯纳自己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
名人也有名人的困苦。
无论甚么人都认识你，知道你的一切！
可是你绝对没有可能去认识他们的一小小部分！
其实他们并不真认识你或去知道你，他们只是自认为知道你，这却更糟，于事无补。
以萧伯纳而论，他可以算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了。
关于他的事，早已出版了好几十套书——其中还有一本“字典”，一本墓志铭（那时他还健在，并没有死。）再说各报纸各杂志上所登他的趣文杂事，更是不计其数了。
话又要说回来，一个作家，生平著了几十本书，其名仍不见经传，还要他自己去写他的自传，也有他的苦恼。
我认识几位作家，他们经常雇用公共关系宣传员，替他们鼓吹宣传，我们中国大人物，要想扬名千古，只须请一位当代大文学家，替他写一篇小传，就好像请一位大画师，替他画一幅全身真容一样。
写小传，不比画相，不必要本人参与，只要他自己，或去由他的家人，把他的生平事实，择其中要想流传后世的，详详细细记下来。
大文豪根据这些材料，运用他生花的妙笔，改写成一篇可歌可颂的不朽杰作，易如反掌。

据说有一位恶作剧的文人，替人写小传时，竟将来稿一字不改，照样全抄，他自己只加上一句：说某某先生生平事略，根据其送来稿件如下。
这真叫人无可奈何！
假如有什么大人物要请萧伯纳写小传，那才有意想不到的妙文章可看或可读，或者是不可卒读呢！
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大闻人，据说全世界的人可大别为两种：一种是知道他的人，一种是不知道他的人。
拿这方法来用在萧伯纳身上，并不合适。
比较合适一点来讲，当今全世界的人，可大别为两类：一是喜欢他的人，一是不喜欢他的人——现在世界上哪儿还有不知道他的人呢？
凡是看过他几十出戏的人，读过他几十本书的人，自然而然会觉得和他简直是老朋友，提起他来会用他的名号而不用姓氏了。
所以大家都称他为G.B.或G.B.S.！
英国有一位专栏记者，对任何人都是称他们的小名或昵名。
如称首相邱吉尔为“温尼”女议员亚思多夫人为“兰西”，他对萧伯纳则不称他为“乔治尼”或“伯尼”，可见他对萧老还有几分尊敬之意。
有一次，巴蕾突然问我道：“你常常去看萧吗？
”萧字和戏剧同音——台湾时髦作家译为“秀”——我当时愣住了不知何意，还以为他是问我常常去看戏呢。
他补充道：“我猜想萧伯纳一早醒来，高举双手，大声叫道：妙哉妙哉！
我就是萧伯纳！
”——这表示他自鸣得意：“我就是大名鼎鼎的萧伯纳”——这句话也不能算稀奇，有许多巴蕾的朋友也会认为巴蕾一早醒来，也会如法炮制！
我平心而论，假如有人发觉他一切成功，万事已登峰造极，就难免有这种感觉。
处处得意，事事顺心，自己对着自己扬眉吐气，是可原谅的。
当然，攻击萧伯纳的人也不少，也许现在的作家，谁也没有他所受的攻击那么多。
前面我提到，早已有人替他出了一册“墓志铭”，我想尚在人间的作者，谁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特殊光宠！
好像大家都发现了，只要你去攻击攻击萧伯纳，你马上就会受人注意。
假如他回敬你一下，那是你鸿运高照，你从此之后，在文坛的地位就此奠定了基础。
未出名的作家，就把此道为进身文艺界的不二法门。
凡在大庭广众之中，登坛发言之人，没有一个不把萧伯纳这个名字，做他们救驾的法宝的。
假如观众有一点疲倦的现象，注意力略见散漫，只要他们引述一两句他们老朋友萧伯纳的妙语，全场的空气马上大不相同。
你所提的妙论，不一定正确，也许你竟可以胡造一两句，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，大家的兴趣就来了。
当今文艺界的圈子之内，有形无形中有一两个不言而喻的秘密党派，虽然没有明确的正式组织，但是它们通行于全世界各国各地，我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。
他们党同伐异，每逢到了一个新同党，群起而护之；有了敌人，群起而攻之。
他们真讲义气，真不讲道理，令人无可奈何。
比方说，所有的某派作家，你捧我，我捧你，那怕他们彼此既不相识，也不曾读过彼此的作品，照样攻守同盟，决不放松。
成名的老作家，夸誉初出茅庐的后进。
爱尔兰的作家，人数比不上某派作家，也和他们如出一辙，常常由他们的老前辈，推出后起之秀，宣扬培植，爱护备至。
当然，要是新作家果然不错，后来他自然也会成名。
但是偏偏有些莫名奇妙的怪东西，叫人无法卒读，惟他们老前辈也把他们说得天花乱坠，所以使得我发生了一种特别反感，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他们的瞎吹瞎捧了。
以后对于这种书，再也不敢问津了。

唯有萧伯纳一人是一个例外，他早年从没有得到他同乡——爱尔兰人——的恩惠，后来也没有去培植同乡。
至少我希望他以后决不要去为了同乡的缘故去吹捧新人。
说也奇怪，他同乡对他的批评，倒是毫不客气，他也根据礼尚往来的明训，不留余地的回敬一番。
我并不是鼓励内战的人，文学批评达到了最高峰时，正是我生平认为读到最痛快的妙文难得的机会。

编辑推荐

《海豚书馆·八十回忆》是海豚出版社出版的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